终南岭秀宜诵诗

——陈忠实先生三周年祭

□史飞翔

一晃陈忠实先生去世已经三年了。我至今仍清晰记得，三年前，也就是2016年4月29日的早晨，一上班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：“今晨7:40左右，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，享年73岁。”我第一反应是赶紧给陈先生老友、我的老师、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发短信求证。李星先生回复：“我也才知道，前几天已知病危。”闻之，如晴天霹雳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专程去了位于白鹿原上的陈忠实文学馆，在陈老师坐过的一张老八仙桌前照了张相，买了陈老师两本著作：创作谈《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》以及散文集《白墙无字》。现在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带着一种告别的意味。

虽然与陈忠实先生同居一城，也经常一起开会，但坦率地讲，我们私下里并无多少往来。为数不多的几次近距离接触留下的都是温暖和敬意。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次演讲——那次演讲我负责接待，且现场做了录音，所以印象深刻。在那次演讲中，陈老师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挫折经历。

他初学写作那会儿，当时高中毕业回乡教书的陈忠实先生为了学习写作不惜步行几十里，头天动身，夜宿农民家，忍受蚊虫叮咬，第二天再继续赶路，前往西安市文化馆参加该馆为业余作者开设的文学讲座。陈忠实先生说，他清楚记得那次讲座的题目是《散文散谈》，主讲人是肖云儒，时任《陕西日报》副刊文艺版编辑。在谈到这次讲座时，陈忠实是这样讲述的：“当时在底下还未听课就感觉到悲哀，我完蛋了。全部是自卑，任何自信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肖云儒比我只大了一岁，人家现在站在讲台上给我讲散文散谈。大学早已毕业，且已经开始在陕报当编辑，我在底下还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听什么叫散文。连散文的概念都搞不清。这样的一种参照系就太残酷了。后来多年以后，在文坛上和云儒认识以后谈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说，你当时首先是打击了我。后来才是鼓励了我。所以既要感谢你，也要痛恨你。”

陈忠实先生的挫折经历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伟大的作品都是熬出来的。为了写《白鹿原》，陈忠实先生远离喧嚣的文坛，放弃当领导的机会，躲到乡下老家灞桥区西蒋村，一沉就是六年。每天陈忠实先生都要经受着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，纠结的心情让先生额头上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纵深。

1992年3月25日，近50万字的《白鹿原》终于完稿。一经问世，它就如同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在中国文学的天空。今天，文学界普遍认为《白鹿原》是“一部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、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”，是“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”，是“史诗巨作”，是“民族秘史”，可是有谁能真正体会到陈忠实先生为此付出的沉痛而又昂贵的代价。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陈老师的逝世而画上了句号，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和思念。

我所供职的陕西终南学社成立的时候，陈先生因事未能出席，派人送来一幅字“终南岭秀宜诵诗”，表示祝贺。如今，这幅字就挂在我的头顶。每当我看书看累了的时候，一抬头就看见这幅字，见字如同看见先生，脑海里便立刻呈现出陈先生那张沟壑纵横但却棱角分明的、典型的关中人的脸。

春·绿 吴珍 摄

穿行在古诗词里的春天

□李仙云

这个春天，董卿主持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蕴含着巨大的精神能量穿越千年向我们走来，它拉开了万物萌发的春之序曲；它让华夏积淀千年的文化瑰宝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四季之始熠熠光辉，把诗意与美好在大家心中播撒；它让我们在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“姹紫嫣红淡香来”的动情一刻，不致无言而词穷，我们会在无疆的思维中与唐诗宋词邂逅，继而在吟咏轻诵中温润情怀，点燃心中那一份激情和与诗人的隔空情感共鸣。

“江碧鸟逾白，山青花欲燃”，这首出自忧国忧民的杜甫的五言绝句，画面感极强，有人评说此句“是一幅镶嵌在镜框里的风景画，濡饱墨于纸面，施浓彩于图中，有令人目迷神夺的魅力。”这首诗是杜甫入蜀羁旅异乡所作，面对浣花溪畔初春的美景，他寥寥数语，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四野青绿，春阳暖人，溪水映日的旷野之春景。在漾漾水波中，一只羽毛洁白如雪的水鸟，它羽翅轻掠水面，点得江水涟漪如花。山上草木已青，处处茵茵有生气。满山的花儿开得繁茂艳丽，像天边绚烂的云霞，又似一团燃烧的火，点燃了山之春色，也点亮了诗人飘蓬寂寥的心，可谓春光旖旎，景色怡心。

被誉为文曲星下凡的旷世奇才苏轼，他的那句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真可谓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这种不假思索，恰到好处的浑然天成，一语就道出初春时节，大地复苏，竹林虽被嫩绿浸染，但依然枝叶稀疏，还未到桃花怒放之时，但三两枝“灼灼其华”傲然枝头的桃花，自然就让我们想到孟郊那句“何物最先知？虚虚草争出”，桃花也像“报春花”般让人们感受到蓬勃春天的来临。此句恰好与下句吻合，春天的江水逐日回温，一个“暖”字让人觉得潋滟春水在春阳的普照之下，水面雾烟氤氲。自然界灵性十足的“桃花”和“鸭子”，一个在枝头报春，一个跳下去凫水嬉戏，此句真可与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相媲美。难怪大才子纪晓岚读到此诗时惊叹：“此是名篇，兴象实为深妙！”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贺知章的这首《咏柳》，更是让人产生对春天的无尽遐想，用康震教授的话说，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。”通篇不见“柳”字，我却分明从诗中想到堤岸的依依杨柳，婀娜娉婷似碧玉雕琢的柳枝和柳叶，微风一吹，像一位衣袂翩跹的绿衣女子，腰间佩戴的嫩绿璎珞翠玉发出悦耳的叮当声。而后两句的一问一答，堪称神来之笔，一个“裁”字，生出万千想象，道出诗人与天地万物的灵犀相通与融合，只有大自然和春风的造化，才能让大地回春，柳芽吐绿。

春日徜徉户外，携着一颗被凡尘浸染的蒙尘之心，“采撷一片春景，邂逅一朵流云，收藏一缕春风”，那种荡涤心灵的愉悦之感，让心间也像春花烂漫般妙处难言。

思念父亲的时候

□闫岩

逝水共吞声，任伤情泪雨成倾，浩浩亲恩难报答；终天常抱恨，虽遗像春花供养，蔼蔼庭训不复闻。

父亲离开我们21年了，走得很突然，突然到没有机会留下遗言。21年，21个清明节，都是我心情沉痛的日子。年年柏下低语，不知父亲在地下可知？

父亲年少时，家里很贫困。祖父是农村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靠着做木工挣点养家糊口的钱，和祖母一起抚养四个儿子，真可谓含辛茹苦。父亲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，由于性子倔，常遭祖父祖母责打，直到13岁，在四叔不愿念书强烈退学后，父亲才进了学校，读小学一年级。同村和父亲一起读书的人都说父亲聪明、成绩好。那时候，家里穷，父亲放学后要到学校附近地里捡拾遗落下的红薯、胡萝卜充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吃馍都是双手捧着馒头，唯恐一粒馍渣掉在地上。

艰难中，父亲读完了初中，赶上了“文革”。父亲作为学校红卫兵连长，带队赴南京“串联”。后来，由于伯父在生产队当干部，凭着这个关系，公社（现在叫乡镇）下来的四个招工指标，有一个指标给了父亲。我们大队和父亲一同参加考试的四个人中，只有父亲考上了，进了县城的“五金厂”工作，一个月28元钱，吃上了“皇粮”。这样一来，我家就成了村里唯一一个“来源户”（即有收入的人家）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总是从家里带着黑馍馍（红薯面做的）去工厂吃，给我们带回来白馍。每当看到我们吃白馍，村里的孩子都很羡慕。其实，那都是父亲省下来的。父亲艰难地抚养我们兄弟姊妹四个长大成人，供我们上学，希望我们之中能出一个“光宗耀祖”的人，给父亲“争气”。可惜，我们不懂事，也不争气，父亲到死都没有看到他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女成才，没有一个让他感到脸上有光。

父亲在县城工作，一直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与世无争、不谋私利，一心为公、坦荡光明。父亲是高级技术工人，在技术创新方面常有发明创造，为工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也是单位里仅有的六个骨干技术员之一，并且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后来，改革开放了，时代变了，父亲的创新再也没有给他带来荣誉，再也没有当选过先进。

书法 庞进

你是

——悼诗人李瑛

□杨生博

你是一棵树
一棵让高天感到
有了依托
让大地感到
踏实了许多的树

你是一片叶子
一片让生命感到
有了呼吸
让沉寂感到
有了声音的叶子

你是一份哀思
一份没有压碎
倾吐出来
比海啸还要悲痛的哀思

你是一滴水
一滴永远晶莹
掉进了天堂
让人年轻的水

一点红 张运通 摄

寄哀思

□刘省平

清明，是一个节气，亦是一个节日。清明时节，适值仲春，有扫墓、踏青、插柳的旧俗。这个节日，因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为纪念当年随臣介之推的割肉奉君之恩而设，直到今天我们每年仍在过着，但多数人似乎只记着这是给先祖亡亲扫墓祭拜的日子。能记着在此日为亡人扫墓，说明我们很多人还是不忘根本的，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。

说来也巧，几乎每年一到清明那日，多少都会下点雨。小时候，常听老人说：“鬼不走干路”，当时信以为真。后来，看到关于这个现象的科学解释，分析得颇有道理。但作为一名“文科男”，我倒宁愿相信那句民间的老话。这句老话也许小孩子听着感觉有些害怕，但对于有过丧亲之痛的成年人而言却是相宜的。为亡人扫墓，必定要奉时馐清酌，烧香烛纸钱，行祭拜之礼，以寄托哀思，心情自然是沉重哀伤的，甚至要流些眼泪，否则也不显其心诚。清明时节的雨，往往伴着料峭春风，或密密匝匝如针脚，或点点滴滴如垂露，迷蒙了天空，打湿了地面，自然营造出一种令人悲凄忧愁的环境氛围。置身如此情境，跪拜于亡亲墓碑之前的人也不由得会伤心落泪了。天在下雨，人在落泪，雨和泪搅混在一起，难以分清。究竟是天会了人意，还是人感动了天神？也许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“天人合一”的状态了吧。

2017年清明刚过不久，父亲因脑溢血突发而猝然去世了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心灵重创——当我亲睹那个最疼我、最爱我，对我人生命运影响最重大、最直接且最亲近的人在我的眼前痛苦离世时，我几欲肝肠寸断却一点也无能为力。当时，我心里充满了无尽悔恨，我悔自己参加工作十五年，却没有长期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，没有在他膝下行过多少孝道；我恨自己没有出息，未能让他过上富足优渥的生活，未能让他尽享暮年应有的天伦之乐。

去年清明节，正是父亲去世一周年即将来临的日子。那时，我因为刚创业不久，为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，去合阳县洽谈一笔策划业务，在那儿待了两天，所以没能回老家给父亲上坟。去上坟的是我的几个亲姐、堂姐及表姐还有哥哥。在去合阳的高速公路上，我给姐姐打电话，让她们替我在父亲坟前多焚化些纸钱，请父亲原谅我这个在外忙碌生计而没能回去祭拜他的不孝之子。电话挂断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和随行的同事说一句话，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，坐在车窗边不停地抽烟。后来，同事终于忍不住了，问了我父亲的事情。那天上午，风挺大，有没有下雨我忘记了，只记得讲到父亲最后一次生病住院及去世时的情形，我好几次喉咙哽咽，潸然泪下……

不知不觉，又一个清明来临了。

前天晚上，母亲打来电话说：“这个周末，你能回家吗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周末正好是清明节，放三天假，我决定回去给我爸上坟呢。”母亲说：“你爸的舅家人殁了，咱们得送花圈和食擞，你能回来最好；如果工作忙，实在回不来就算了……”我说：“这样的话，我肯定要回去，我能回去，也一定会回去！”

清明，一个春寒料峭的节气，一个落泪断魂的节日。

清明烧纸

□孔明

去给母亲上坟，大哥正修剪坟头的树枝，从坟园里闪出三个村民，一个是组长，另两个是老者，花白头发，都年近八十了，扛着铁锨，左胳膊戴着消防巡察员的红袖章。老者还算硬朗，向我打招呼。一看袖标，我明白了，他们是“监督”来了。妹子赶紧解释：“我们会注意，你们放心！”大哥已砍割了茂密的迎春花枯枝，给坟前清理出一片烧纸的空地，旁边还放着两瓶矿泉水。以坟为背景，三个消防巡察员并排站立，用手机拍照，证明他们在岗。职责所系，他们或站或蹲，不肯离去，我倒感动于他们的敬业了。组长也中年了，说村里已发生了两起火灾，都是烧纸引起的，有一起火灾烧毁了别人家一棵大树。一老者啧啧惋惜，说：“都已经成材了，却烧得不成形了。”另一老者唉声叹息，说：“这两家肯定要扯皮！”听者都附和说：“烧纸，真不能大意！”他们话里有话，也是这一层意思。心照不宣，理解万岁。

老者颤巍巍走远，我一直目送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如今回到村里，很难遇见人，尤其是青壮年和孩子。长年累月，偌大的村子，多半人家的楼门都上了锁，只有几个老者留守，成了村里的“守护神”，充当着村里这样、那样的角色。一老者说：“闲着也是闲着——也闲不住，乐得接受各种任务，就算一把老骨头还能派上用场。”他快八十了，去公社（乡政府）问他的高龄补贴，“公社”说他还差一岁，满周岁了自然给发，让他不要着急。他和我父亲同岁，虚龄八十。他说：“只要没病，也不等钱花。”

往年清明，不是雨中，就是雨后，没有人在意烧纸会引起火灾。今年生怪，天蓝如洗，云白如絮，晴空上悬一轮热情的太阳，人都躲避“热情”，寻找树荫。坟园里，到处都是荒草，树木多半没有长大，还未发芽，满眼稀疏，更显荒凉。上世纪70年代，来了一次平坟运动，各家的老坟都被平了。我上中学时，这里已是集体坟园，却很少埋人，一直还算耕地。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黄土隆起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就连一些老者也记不得哪个土疙瘩底下埋的是谁，只有村民小组长说：“就我一清二楚！”红白喜事，他都经手，所以村里风吹草动，都瞒不过他的耳朵和眼睛。

一周前，村里就有人上坟了。村里的习俗，上坟赶早不赶晚。四川木里森林火灾，牺牲了30名消防员，举国悲痛。村里老者都看电视，知道这个悲剧，说：“火不长眼睛么！”村里就接到通知，要求严防春天火灾，重点是清明烧纸。几天前，我大哥就去了埋我婆、我爷的地方，就地插一根棍子，挂上几绺白纸。人老几辈子，都是如此祭祖的。平坟后，那里已找不到坟的影子，只能靠大哥估摸坟的位置。妹子不但买了纸钱，还买了纸衣，有我妈的，也有我婆、我爷的，说是烧到我妈坟前，我妈会送给我婆、我爷。那些纸钱，面值都是以亿为单位，光50亿面额的，就好几沓子。烧纸的时候，我还发现了每一沓纸钱里夹一张信用卡或银行卡。老话说，烧纸是撂过活人的心。真的呢，活人用的，好像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也用得着。我大哥一边烧纸一边说：“咱妈的钱多得很，花不完！”我侄子说：“阴间早通货膨胀了！”我对妹子说：“没必要烧这么多！”妹子没接话，把一件纸衣扔进了火里。

纸烧毕，大哥用棍子反复拨拉纸灰，说：“只有烧成灰，妈才能见到钱。”小妹说：“是吗？”也用棍子拨拉，直到灰烬没有了一丝火星。侄子拧开矿泉水瓶子，给灰上浇透了水，又从旁边刨了些土，将灰掩埋。至此，烧纸仪式算是完成了。

今年烧纸，我的心情不像往年那样沉重。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四个年头了。岁月稀释了悲戚，却沉淀了哀思。母亲是埋在地下，就在这一堆长满了迎春花的土里。但我相信，母亲已经往生。当我们烧纸的时候，她老人家的魂灵也许会归来。我们思念她，她也一定思念我们。清明，是一个约定。在人世间的多半日子，她活得很辛苦。不到20岁，就成了母亲。正年轻的时候，儿女一大群，还要侍奉俩老人。猪牛羊、针线活、自留地里的活，生产队里的活，不知她老人家是如何承受的。现在的女人生一个孩子，靠父母代管或接送幼儿园，整天还叫苦连天。相比之下，母亲那一辈女人真是活得太可怜、太没有诗意了！生活的重负不但剥夺了母亲的青春，而且透支了她老人家的健康，她的离去，应该是一种解脱。烧纸其实只是释放儿女积郁在心里的思念。

我的妹夫、外甥女婿也都回各自的老家去烧纸了，归来，坐一块儿说话，自然就说到烧纸上了。都说今年不同往年，清明无雨，气候干燥，防火成了重中之重，各村都如临大敌。外甥女婿的村子在南山脚下，村里严防死守，以免重酿木里森林大火的悲剧。凡是去上坟烧纸的，都要带着铁锨，先挖坑，再烧纸，然后用土覆埋。村里有专人照相，以此为凭。村里来了一家亲戚，说是给舅上坟，不懂规矩，烧完纸，拍拍屁股走人，还未离开村子，被拦住了，叫到现场指认，又到派出所笔录。他们刚才烧纸的地方真着火了，蔓延到荒坡，幸而现场有人，给扑灭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清明前后，南山、东山都曾经燃起过大火。有人说那是“清明火”。言外之意，那应该是鬼火。小时候去上学，看见南山大火，真以为是鬼点着的。我寻思，既然鬼会点灯，当然会放火了。“可鬼为何放火呢？”我当时没有这疑问，也就没有多想。古往今来，人间多少怪事，譬如这清明火，被栽到了鬼头上。

清明烧纸不能说没有意义，但是否烧的越多越好呢？这本不是问题，却已成了问题。

蚂蚁搬家蛇跑路

□陈仓

正午时分，艳阳高照，暑热难耐，动物们都在地穴中午休，突然，蚂蚁从噩梦中惊醒，它立即起身，简单收拾行李，迅速搬家。蚂蚁搬家，惊动闭目养神的蛇。蛇早就知道，蚂蚁不但是技术高超的建筑师，还是先知先觉的精灵，它跑，你就跟着它跑，绝对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转危为安。

蚂蚁跑，蛇跟着跑，老鼠一看，两个傻邻居竟然扔掉豪宅，仓皇出逃！是不是欠债了？出事了？犯罪了？被穿山甲先生通缉了？老鼠贼眼珠转两圈，小算盘打三遍，思来想去，觉得自己发横财的好机会来了，于是，冒充房地产中介，造谣说谎，将蚂蚁建造的洞穴和蛇购买的洞穴转租给蚯蚓和土鳖。蚯蚓和土鳖住上宽敞舒服便宜的豪宅，兴高采烈、载歌载舞。

不料，傍晚时分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，山洪暴发，泥浆瞬间淹没所有地穴，将它们与老鼠合葬在一起。死到临头，三个精明愚蠢的倒霉蛋才想起一个常识：蚂蚁搬家蛇过道，暴雨不久就来到！

寓 言